

話我的老師——何金蘭

瀛苑副刊

何金蘭，筆名尹玲，曾以伊伊、徐卓非、阿野、可人、蘭若、櫻韻、故歌、苓苓、玲玲等二十餘筆名發表作品，廣東大埔人，出生於越南美拖市。自幼即同時接受中國、法國和越南的文化及教育影響，十六歲起正式在報刊上發表，曾嘗試詩、散文、小說等文體。獲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國家博士及法國巴黎第七大學文學博士。著有詩集《當夜綻放如花》、《一隻白鴿飛過》，專著《蘇東坡與秦少游》、羅蘭·巴特研究、發生論結構主義、中、法、越的文學關係及影響，世界漢學研究、評論詩作，翻譯法國小說《薩伊在地鐵上》及法國詩、越南小說及詩多種。曾獲第十八屆中學文藝獎章新詩獎、中國詩歌藝術學會第一屆詩歌創作獎。最愛閱讀、旅行、認識新地方、新作品、新理論。

本週六（二日）晚上七時三十分，與週日（三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國家劇院舉辦黑盒子講座音樂會，將邀請中文系教授何金蘭，以法語口白朗誦詩文，前來分享屬於巴黎特有的氣味、聲音與氛圍。過去長年旅居法國的何金蘭，對於巴黎有著深厚的情感，希望這次演出，可以透過文學與詩歌的表現方式，帶領大家認識巴黎這個千姿百媚的城市。

有時候傷口太大，無法忘記，也只能用一種紀念碑的方式存在著，紀念著不復存在的人與無法時光迴轉的往事。

.....

對何金蘭而言，當年那場長達二十年的南北越抗戰，烽火中顛沛流離，與親人的生離死別，是她內心永遠無法平息的痛楚，「是誰把母親明眸細語換作碑上三行淒啞的字還有父親的剛毅熱情怎能只剩六尺石塊的冷」這是何金蘭當年的詩，詩中的紀念碑，紀念著曾經給予她一座堅固堡壘的父親，以及像三月和風般溫柔的母親，即使日子久遠，就是風化不了這塊碑上的文字與傷痕。

何金蘭擁有一頭像芭比娃娃般的白髮，她常幽默的自解自嘲說自己像是「白髮魔女」，只是這早生白髮，背後是生命在遭受到諸多鉅變下，所深深烙印的痛苦印記，就這樣與她如影隨形。「在戰爭過後，很多家園殘破的畫面，都讓我無法成眠，我已經長時間的服用安眠藥入睡，有時候也擔心，這樣不知道會不會對我的腦袋造成影響？」

何金蘭隨身幾乎都會帶著一台相機，每到一個地方，一定要用快門記錄下當時的美好；她的公事包裡總會攜帶著她和她女兒的照片，在課堂上和學生分享，彷彿擔心當下的美好，萬一哪天轉眼成空，也許滿滿的照片，還能填補所謂的缺憾以及來時的回味。

她總是帶著滿滿的記憶，到處漂泊遊走，到花塢的巴黎、不雨世界的阿拉伯，到任何可能的天涯海角，尋找所謂的不繫。於是在課堂上，她總是和學生分享巴黎的香水、著名的咖啡，一張張的照片裡記錄著巴黎所有的街景，與一家家著名的餐廳，還有她曾經品嚐過的美食，就像一張記憶光碟裡，記載著這些年來，身處異鄉的種種往日情懷。而她總是不忘告誡我們這些學生：「不要跟老師上課到最後，什麼理論都沒學到，最後只記得喝過最好喝的咖啡。」

每一回在濃濃咖啡香的氤氳裡，身為學生的我們或許無法體會過去她所承受的磨難，也許印在何金蘭腦海裡的深刻畫面，有著我們無法想像的鏡頭，就像是不加糖的咖啡裡混雜著苦澀的心情，我們無法體會，但卻也在當下與她分享了眼前的美好，咖啡香原來也可以變成我們學生心目中，一種甜美的回憶紀念。

2010/09/27